

■孔令周



图片由AI生成

农村人，如果不想一辈子与泥土打交道，过着“面朝黄土背朝天”的生活，就必须找点活路，学一门手艺是选择之一。三舅年轻时候，身子骨比较单薄，干不了重体力活，心思就动在了别处。他看到理发师只需动动电剪、电吹风，站着与人聊聊天，就把钱赚了，觉得这个活不错，就想着跟人学理发。

经人介绍，他远赴西北，拜师学艺。师傅是个五十多岁的半老头子，见他头脑活络，人也勤快，而且难得实诚，按当地惯例，跟在师傅身旁学了半年后，每月要付给徒弟一些基本生活费，三舅硬是分文不取，师傅看在眼里，对这个说话一急就有点“口吃”的年轻人，心里更加欢喜，便把“看家本领”倾囊相授。

三舅很快就学成“出师”，自立门户。他动作敏捷、手法娴熟，服务又特别细心，招来许多“回头客”，生意很不错。就这样干了几年，也有了一点积蓄，回来结了婚，安了家，打算在家附近开一间理发店。

三舅在镇上老街物色到了一间店面，很快就开张了。那个时候，我已经大学毕业，刚好分配在镇里教书，有事没事经常到三舅的店里坐坐。

那是间挺让人怀念的理发店。那条老街已经很老了，街的两旁，是清一色的木阁楼。街道很窄，铺满石板。下雨的时候，路上总是湿湿的，长满青苔。三舅的店就坐落在老街的中段，地理位置可谓绝佳。

店内的设施，除了理发店里应有的配备之外，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张超大超高的旋转木椅。木头做的，有扶手、靠背、头枕，还有脚轮，底部座垫下有转子，顾客坐在上面，能随意转动，还能升降调高低，最厉害的是，剪好发后还可以将它调节成躺椅，躺在上面刮胡子或者掏耳朵，别提有多享受了！我到店里面，只要这张椅子空着，最喜欢做的就是把自己往这张椅子里一塞，闭目享受三舅放的港台音乐，“你总是心太软，心太软，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，你无怨无悔地爱着那个人，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……”，陶醉在老街古旧的时光里。

日子像一条河流一样缓缓流过，三舅的理发店也如同一张发黄的老唱片，不温不火，生意说不上好，也说不上不好，勉强可以维持生计，来的都是一些上了年纪的人。

直到有一天，大舅突发脑中风住进了镇里的医院，三舅歇了店，在医院里跑进跑出。在抢救的过程中，医生说情况不乐观，还要上一次CT，最好将病人理成光头，这个时候，三舅出手了。

他到店里拿来了电推剪、剃刀、梳子等工具，这是我第一次全程近距离观看三舅的手艺。三舅抖抖索索拿出了电推剪，全然没有了平时的从容与行云流水，他推一下，就停一下，一边还时不时别过脸去，偷偷地抹眼泪。他的眼睛红红的，喉咙总是使劲往下咽口水，喉结上下一鼓一鼓，好像有什么东西拼命往上钻。有时候他甚至不知道要把电推剪搁在何处，有些恍惚，看着昏迷中的大哥，他的脸上满是悲戚的神情。但他又特别细心，一丝不苟，理光了头发后，又用剃刀刮净了所有额毛与胡子。这时候，躺在担架上的大舅虽然还是一动不动，但看上去精神多了。

这一次理发足足花了半个多小时。但在当天深夜，大舅就被医生宣布不治，离去了。

三舅如蔫了的茄子一样，病了好几天，等处理好

了大舅的后事，缓过神来，他发现自己不能理发了。因为在给顾客理发的时候，他总是时不时会走神，有时候推着推着就会莫名其妙停下来，电推剪就拉疼了顾客的头发，或者在给顾客刮额毛的时候，一不小心就刮破了皮肤。

他很苦恼，有一天向他的姑妈（我叫姑婆）诉苦。听完他的话，这位睿智又慈祥的老人扎着自己的长辫子，眼珠子却闪出亮光，沉吟着说：“没事，孩子，你这是魂丢在那些熟悉的家什上了，那个窝，走远点，把魂捡回来。”

三舅就这样关了理发店的门。又一次远走他乡。

理发师三舅

嬢嬢与猫

■乔休

嬢嬢老了。

嬢嬢是我岳父的妹妹，他兄弟七人，这是唯一的妹妹。他和兄弟关系一般，但亲近相差十岁的妹妹。他们的上一代，生育子女十六个，养活八个，幸存率百分之五十。胖墩墩的嬢嬢爱笑。她和我岳父长得像，高耸的额头，突出的颧骨上有两抹“高原红”，虽然他俩从没去过高原。

我随妻子叫她嬢嬢。因我妻子像她，天性亲昵。爱屋及乌，她待我也好，一见我就笑。过一段时间，她就会换了狸花猫，来兄嫂家住几天。没有娘家相走，兄嫂家就是娘家。听我岳母说，年轻的时候，她俩也生过隙，双方个性都强，长时间合不来，临到老了，反倒融洽起来。

她对我好，年节到遇见她，她总是想方设法，去找点东西给我吃，担心我坐那里口水冷淡，有点东西过嘴舒服些。她到我岳母床头柜那儿，翻箱倒柜找东西，瓜子枣栗饼干啥的，找过来塞给我，用手示意我：“吃一点吃一点，好吃的，酸酸甜甜。”然后费尽心思，想出些话来嘘寒问暖。

她的口吻是上扬的，笑着问我：“工作忙不忙嘛？你一定很忙吧！”她看得起我，认为我一定忙，以此定义我的重要性；但我恰恰相反，即使忙，也说自己不忙，以显示自己并不重要。她和我坐一阵子，想不出话交流，就放狸花猫在我膝盖陪我玩，猫与我等俗人无缘，一秒钟便弹开去，跳到地上，欠长身子打呵欠，走着猫步径自玩去。

老太太闲不住，站起来找点活儿干，拿扫帚扫扫院子，水缸里舀瓢水冲冲院子，拿拖把到河汊边洗，一洗两洗，她新买不久的助听器，从耳廓上滑落河里，她伸手去抓，没抓着。回来手舞足蹈学给我们听，我们捏了一把汗，说万幸啊，人没栽进河里去，就比啥都强。

我岳父到邻居家，借个掏蛤蜊的爪篱，到河边去掏，三掏两掏，就把耳机掏上来，河汊水波不兴，没滑到别处去。这耳机值钱，一副万把块钱，维修费水涨船高，但浸水总比遗失好。老太太乐天派，没太当回事，修吧，她有点钱。

她住城郊，生育两女一子，早年丈夫在工地丧生，独自拉扯子女长大。家里有几间店面，征地补偿，拿到一笔钱，被儿子捏了去。老太太有养老金，不多，但吃穿不愁。儿子半辈子没工作过，每年划龙舟时做“头家”，前呼后拥，很爱热闹，显眼包那款，人称甘草，帖帖有份。每年看划龙舟视频，我常刷到他的大饼脸。村里谁家老人没了，他去掌勺烧菜，出菜，守夜，高谈阔论。



图片由AI生成

老太太记性越来越差，经常愣神，忘了我叫啥，一时想不着，就“阿该阿该”地叫我，我笑着答应，她一起笑。这次她在我岳母家没住几天，就坚持要回去，说猫没带过来，没人喂，会出事的。我送她回去，她好像记不清路，一会儿说送过头了，一会儿说还没到，然后说在路边放下她就

行。我愈发不放心，要送她到家门口，她坚持自己走，我只好随她，让她下车。拐过弯来，却看到她在银行门口打转转。我又拉她上车，送到家才安心。

最近听说她身体不好，有点老年痴呆症倾向，在女儿家久住，难免遭嫌弃，老太太自尊心强，受不了，要求回家。毕竟老了，很多事不由自主，子女送她住院，看着情况稍有好转，甘草把她接回家，接收了她一百多万的存款，熬过一周，开始嫌她烦，把她送回老人公寓。

她躺在床上，开始手舞足蹈，自言自语。旁人都说，快了快了，过不了门，这是回光返照。但不久，她又好了，从床上起来，照常喂猫，吃饭睡觉，好像前段时间的异常情况，是个错觉。她出门走走，问候邻里，一一打过招呼，回家躺到床上，一周后就过去了，享年九十岁，留下猫没人照顾。丧事排得热闹，分批摆二十桌酒，邻里盛赞甘草孝顺。

狸花猫孤傲惶恐，独来独往，不与人接近。嬢嬢租的老人家公寓，要归还村里。甘草说对动物毛发过敏，弃养肯定不合适，猫归何处成为难题。凑巧的是，众多善男信女过来诵经，其中一位男子，与猫有缘，我仿佛听得它放松下来似的，叹了口气，伏他膝盖上安静睡着。这男子辛苦几日，不收礼物礼金，希望赠猫给他，说这是他前世爱人，找了很久，终于遇见。

看他说得悬乎，却不苟言笑，我们无从判断真伪。甘草豪爽，大手一挥，送你了，待它好就行。蹊跷的是，高冷不理人的猫，真与男子投缘，随他三叩九拜，在曼声诵咏中酣畅大睡。事毕，善男收好袈裟，挽着猫离去，如同挽了件羽绒装饰品，猫没有抗拒，蜷伏在他手掌心，随他晃晃悠悠远去，我竟无端生出酸楚感。

再见了，爱车

几番犹豫，最终还是一咬牙一跺脚，以5380元的“白菜价”卖掉了陪伴我们整整二十年的爱车。

看着二手车商家启动车子，熟悉的发动机声响，此刻突然变得陌生。车子缓缓驶出车位，一点点驶离我的视线，我呆呆地站在原地，眼前闪过它二十年风雨兼程背后的点点滴滴。

那时的我正值不惑之年，看着身边熟人纷纷开上了私家车，我们也将念叨多时的购车计划提上议事日程。提车那天，是老公去的4S店，我没到场，没能第一时间感受那份发自内心的喜悦。

几天后，到了给车子上牌时，我自告奋勇直奔车管所，希望能凭一直以来的好手气按到一个心仪的车牌号。办理好相关手续，等候按号时，有小道消息称当天的牌号是“6”开头的，我随口一说：“那就是678最好！”老公瞥了我一眼，不以为然地说，一个车牌号而已，无需太在意，可我不这么想。轮到我了，心里有点紧张，我颤抖着手慢慢按下去。结果出现在牌号器上的正是醒目的“678”！幸福来得太突然，我高兴得手舞足蹈，断然放弃第二次按号机会，可工作人员说要把程序走完，于是我心不在焉地再按了一次，按完了压根没去看那个数字，因为我的注意力已全部集中到称心如意的“678”上！心想事成在那一刻具象化了！

然而，乐极生悲，郁闷也紧随而来。那天晚上，为了庆祝好车牌落户我家，我们一家三口约上三五闺蜜外出聚餐。开着新车回家的路上，儿子兴奋地打开了天窗，把手伸出去左右招摇。交警见状，径直走过来，制止儿子这一举动，并顺便查起了酒驾。老公这才想起刚才喝了点酒（20年前大家的酒驾意识还比较淡薄），对着酒精测试仪一阵吹气，酒精浓度刚好超标，只能乖乖接受处罚。本来扣6分也不算太糟糕，关键是老公的驾照刚好只剩6分了，这一扣分就被清零，结果是重新参加理论学习并通过考试，才补回驾照。多年以后，每每提起这事，我们总会一阵唏嘘。

那一年，我刚刚拿到驾照，对于开车这档子事热情很高，大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架势。那时，潜意识里觉得拥有人生第一辆私家车是一件特别欣慰的事，便想着让父母也开开心心。于是，在一个阳光明媚的周六上午，我这个实习司机在老公和儿子的陪同下，愣是把新车开到了湖岭老家。前面还算顺利，谁知在湖岭老街快到家门口时，突然车子方向一偏，撞到街边一个铁皮垃圾桶，雪白的车身顿时留下一道长长的刮痕。老公和儿子面面相觑，我也懊恼地低下了头。母亲知道了，轻声说人没事就好，开车哪有不刮蹭的。

后来，我们时常开车去老家，与其说是去看父母，倒不如说是去“进货”——父亲一年四季种出品种繁多的农产品，亟待我们兄妹几个家庭齐心协力予以消化。每次车子在家门口停下，母亲就笑着迎出来，然后高兴地进进出出，一趟趟把屋里的“杂货”一股脑儿往车里搬。一通忙活下来，不仅后备箱没了插针之地，有时就连前面的座位都被塞得满满当当。那时并不觉得常年吃着父亲种的绿色果蔬有多么幸福，如今物是人非，才惊觉那些年我们的后备箱里，一次次装着父母最朴素最温暖的爱！

车子利用率最高的是2010年前后，那几年老公在文成工作，60多公里的路程，每周几次雷打不动辛苦往返。他的家庭责任感，我的无声牵挂，全被这辆车子默默记录了下来，成了往后日子里抹不去的一段记忆。

二十年里，这辆车子兢兢业业，偶尔有点小故障，简单检修便如常驰骋。但岁月催人老，车子同样难抵时光侵蚀，最近出现无缘无故罢工又莫名其妙恢复正常情况，我们决定忍痛割爱。

过户完毕，新主人也按到了一个满意的车牌号“188”，我笑着说：“要发发，大家都发。”愿这位二十年的老伙计，带着我的美好祝福，与新主人和谐相处，直至安稳落幕。

■金洁

荷风

■寒云

暮色漫过塘岸的石阶
晚风揉碎一池青荷
蜻蜓敛住薄翅
不肯驮走蒸腾的余热

静水托住落日余温
残香浅浅浮于波纹
独坐岸边的人
像一截褪尽喧嚣的荷梗

图片由AI生成

图说
我们的
价值观

富强民主文明和谐
自由平等公正法治
爱国敬业诚信友善

天津大郑剪纸

俭以养德
吉庆有余

中宣部宣教局 中国文明网

地址：浙江省瑞安市安阳街道万松东路218号 邮编：325299 电话：（0577）总编办：65816333 发行部：65836178 广告部：65917777 广告发布登记证：3303812017001B 全年订价：258元 印刷：温州浙报文化有限公司